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一六三回 紀逢春初試風流椅 勝玉環誤入玉聖庵

話說紀逢春誤上風流椅，便驚動了本廟主人。這玉聖庵原來不是什麼清靜禪寺，佛門善地。廟裡當家的姓烏，叫烏賽花，是個綠林女賊，記名在這廟裡帶發修行，暗中勾引鳳凰山的什麼小孔雀吳通，在她廟中常來住宿。她收了兩個徒弟，乃是良家姑娘，被她誑哄來的，年有十六七歲，長得十成人材，起名叫妙清、妙靜，在廟中終日教以歌舞，並不拜佛唸經。廟中還養著七八個婆子，八九個打手。昨日晚間，烏賽花正在廟中間坐，外面有人打門。婆子出來問明，進去回稟說：「來了個道姑投宿。」烏賽花吩咐有請。

這來者正是勝玉環，她自勝家寨出來，沿路找尼姑庵投宿，或者找大店自己包房住，一邊找尋勝官保，一邊訪問大人公館的下落。她要打聽丈夫被何人的毒鏢打傷，傷痕好了沒有？今天走岔了路，趕不到鎮店，來到玉聖庵叫門。裡面把門開了，過了二層殿，走東邊屏門進去。勝玉環念聲無量佛，與烏賽花彼此見札。烏賽花讓她落座，勝玉環說：「庵主貴姓？出家多少年了？」烏賽花說：「我姓烏，道號叫慈云。未領教道友仙鄉何地，尊姓大名？」勝玉環說：「我姓勝，出家名字叫修真。」

二人互問經卷，勝玉環都對答如流。勝玉環在家沒事，本來熟

讀經卷，故此今日能對答如流。兩個人越談越近，吃完了晚飯，各自安息。

次日早晨，玉環要走，烏賽花苦苦相留。擺上早飯，烏賽花就在酒內下了蒙汗藥。勝玉環喝了兩杯，只覺得昏昏沉沉，迷糊過去。烏賽花叫她推在空房，又在後頭的打手中把一個姓何的叫來。原來這個人姓何叫苦來，也是綠林中的毛賊，在廟中吃碗閒飯，跑跑道兒。他常到吳家堡來，給烏賽花去請吳通。今天叫他來，要他到吳家堡去把大老爺請來。

何苦來出了玉聖庵，逕奔吳家堡。小孔雀吳通此時正在家中會客，他父親叫吳延年，他有一個兄弟叫癩頭電吳元豹，也是一身的好功夫，全是江湖的賊人。今天吳通正因他拜兄小鷄子周治由鳳凰山來，二人見面，一起敘談離別之情。家人獻上茶來，說話之際，有人稟報說：「玉聖庵的何苦來，要見大爺，有要緊話說。」吳通所做的一些邪僻事，不敢叫周治知道，自己趕緊出來。何苦來過來請安，說：「我奉當家的命，來請大爺。昨天來了一個投宿的道姑，長得十分美貌，當家的已用迷魂酒把她迷住，請大爺到庵中去追歡取樂。」吳通說：「知道了，少時就去，你回去吧。」吳通轉身進去，周治就問什麼事？

吳通不敢直言，只說：「大哥不必問，有些小事。你我多日不見，咱們吃酒吧！」吩咐擺酒，家人擺上酒來，吳元豹相陪，三人推杯換盞。周治說：「今天我是請你來的，七月二十是連環寨金錢水豹金清的生日，這日遍請天下的水旱英雄，一則給他祝壽，二則作為群英會。」吳通說：「是日必到，何必哥哥來請。」說著話，推杯換盞，就把周治灌醉。天下起小雨來，周治便躺在客房睡著了。

吳通記念著上玉聖庵的事，告訴吳元豹說：「周大哥醒了問我，你就說上玉聖庵了。」自己穿上油靴，打著雨蓋，叫家

人備上馬，帶著四個人出了吳家堡，一直奔玉聖庵來。來到玉聖庵下馬叩門，有人把他接進去，家人把馬拉到後院。

吳通來到東院，烏賽花說：「方才叫何苦來請你去，怎麼這個時候才來？」吳通說：「鳳凰山小鷄子周治來了，我陪他喝幾杯酒，知道他的脾氣不好，我沒敢告訴他上你這裡來。聽何苦來說，昨天來了個小道姑，長得極好。」烏賽花說：「這個道姑真好，就怕她不依從。」吳通說：「不要緊，到前面大殿瞧瞧去。」兩個尼姑回來說：「風流椅現在大殿，沒有人動。」吳通說：「好，先叫廚房擺酒菜，預備整齊了。」

正說著話，就聽前面大殿上一嚷：「小蠍子快來救命！」石鑄同大眾進三層殿，一瞧紀逢春這個樣，都不禁大笑起來。武國興拿出刀來，把椅子劈了，才把紀逢春救了下來。忽聽外面說：「哪裡來的這群小輩，敢在廟中攪鬧？」石鑄等出來一瞧，院中站著一人，身高八尺以外，頭大項短，面如紫玉，盤著辮子，藍綢褲褂，薄底快靴，手中擎著一根花槍，帶了十來個打手。李環說：「你這廟中都不是好人，預備風流椅子，陷害婦女失節。這廟既是尼姑庵，哪裡來的野男子？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小孔雀吳通說：「太太爺名叫吳通，綽號人稱小孔雀，我是鳳凰山的寨主。這玉聖庵是我的家廟，你們是哪裡來的？」李環說：「我等是彭欽差大人那裡的辦差官，奉大人諭，特來查拿盜賊，小輩別走！」說著掄刀就剝，吳通用花槍一撥，趁勢分心就紮。三五個照面，李環被吳通一槍紮在腿上，忙往圈外一跳。李佩過去動手，幾個照面也被吳通所傷。孔壽擺短鏈銅錘，掄起來就打，尚未分勝負，只見由裡面來了一個年輕少婦，生得芙蓉粉面，頭上青銅帕罩頭，身穿藍綢汗褂，品藍綢中衣，係著銀紅洋縐汗巾。在她後面跟著兩個小尼姑，各帶單刀，躡過來幫著吳通動手。紀逢春敵住烏賽花，武杰一人與

兩個小尼姑殺在一處。石鑄掄棒跳過去，說：「賢弟你閃開，我來和他分個上下。」吳通一看石鑄拉著這樣的兵刃，並不認識，用槍分心就紮。石鑄用棒棒往外一崩，把花槍磕開，往裡一進，抖手一下，就把他掄了一個筋斗。吳通爬起來說：「哇呀！你使的什麼兵刃？」石鑄說：「我這兵刃，名為棒蛋。」吳通一連過去幾次，都被石鑄掄倒，心中著急，只見外面忽然躡進一人，左手擎著藤牌，右手擎一把鉤鐮刀，來者正是小鷄子周治。

他因在吳通家酒醉睡著，醒來不見吳通，便問吳元豹：「你哥哥上哪裡去了？」吳元豹說：「上玉聖庵去了。」周治又問：「上玉聖庵去幹什麼？」吳元豹說：「他這裡有個外家，名叫烏賽花，原是綠林女賊，老爺子把她弄來，擱在玉聖庵，時常去那裡作樂。今天廟中來請他說，昨日有個投宿的道姑，已用迷魂藥迷住，請他去追歡取樂，不怕她不依從，那廟裡有逍遙自在風流椅。」周治說：「我找他們去，這玉聖庵往哪裡走呢？」

吳元豹說：「出了這村，一直往西南走六里地，路北有座山，這廟就在半山腰中，坐北朝南。」周治拿上鉤鐮刀，穿上的那身衣裳，叫通口獸面魚鱗甲，在水旱兩路全能護身。收拾好了，便奔玉聖庵來。一到廟中，只聽有喊殺之聲，要跟眾差官分個上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